

主教不谋而合了。由此阐发出的历史观同样能让今天的中国人会心一笑：“从前，人民没有钱，但与灵魂亲和。”

热爱行动乃至革命的法国人又怎会满足于衍生出哲学，最后的归宿当然是提出济世良方。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作家贝济(Charles Péguy, 1873-1914)一面痛批本该是测量手段的金钱喧宾夺主地成了“世界的内容和对象”，说“这是好比钟表要去充当时间一样的魔鬼般的过程”，另一面就提出废除工资，改为让工人向社会奉献劳动的体制，以废除货币。

这一连串的逻辑不仅看似天衣无缝，而且着实容易让人血脉贲张，难怪“夜晚站出来”运动也有废除房租之类让人觉得似曾相识的主张。可布鲁克内虽然没有展开，却也给了我们最重要的提示：重视美德，视金钱为粪土的敦厚时代也许并未存在过，正如中国儒家怀念的“天下为公”的

时代也没有根据一样，而取消货币的妄想，本来希冀天堂，却提出了堕入地狱的方案，历史上实例已过多，不在此枚举。

就是如此不值一驳的逻辑，在当今物质富足、教育普及、学术发达的法国依旧大有市场，确实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布鲁克内应该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给出的解释是法国人没有理解现代性的本质：解放与流动。现代性带来的一大改变不正是任何人都有了改变自己物质生活的正当性和机会？而一旦把物质欲求和罪恶划了等号，社会当然就显现出穆尼埃口中群魔乱舞的图景。除了不再被虚妄的哲学、历史观和主张迷惑，法国人恐怕首先就该思考财富的创造过程是否真如巴尔扎克笔下那样不堪。优美的文笔之下，是否其实是毫无根据的偏见呢？

《清洗》

[芬兰]索菲·奥克萨宁著 郑巨源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清洗》是一本涉及诸多重大议题的小说——色情产业、二战后苏联对爱沙尼亚的吞并、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苏联解体后的动荡年代。尽管小说呈现的内容如此之多，但奥克萨宁始终将焦点紧紧地聚集在一以贯之的主题上。她以二十世纪纷乱的爱沙尼亚为背景，用舞台剧换幕的方式，将两个女人的过往今昔交错层叠，牵引出一段令人颤栗的家族故事，其间充满了虐行、恐惧和背叛。它有惊悚小说充满悬念的气氛，但当你走近它时，会发现故事里有一个悲剧的内核。

奥克萨宁凭借《清洗》不仅摘得了北欧地区最高文学奖——北欧理事会文学奖，还把素有“小诺奖”之称的瑞典学院北欧文学奖收入囊中，从而成为该奖项自一九八六年创办以来第一位芬兰女得主。